

天笑生著

教育
小說
孤雛感遇記

商務印書館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五 彩 家 庭 教 育 畫

現 出 三 冊

文字淺白。圖畫精彩。

與本館出版之兒童

教育畫。相輔而行。饒

有趣味。洵幼童之新

玩品。無形之良教師。

每 冊 七 分

壬七三二

中華民國二年三月初版

教育孤雛感遇記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編纂者 吳 門 天 笑 生

發行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刷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發行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售處 北 京 華 天 龍 江 天 津 濟 南
開 封 太 原 西 安 成 都 重 慶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安 慶 長 沙 桂 林 漢 口 南 昌
蕪 湖 杭 州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翻 印 必 究

三 一 六

教育小說

孤雛感遇記

天笑生

第一章

孤 雛 感 遇

天笑生曰。凡紀一事。先必詳載其地之風物。一似地靈人傑。聰秀之子。必居明麗之鄉者。今有一地焉。左臨大湖。平鋪如鏡。右聳層巒。萬山滴翠。如浴後新妝。宿雨初霽。晴空一碧。萬綠茸茸。生意方萌。暖風撲地。小鳥亦狎人而飛。往來此間者。則有踏青之游客。絲廠之紅女。晨出晚歸之學童。時則好風捲處。隱隱聞雲澹風輕之歌。出自嬌娃之口。則采茶女子也。

驀然間。則一片隆隆之聲。如走輕雷。汽笛鳴鳴。曳殘聲以出叢林。則東來蜿蜒之汽車也。其地有車站。名麗娃鄉。車停。即聞有人呼曰。麗娃鄉。麗娃鄉。有客趣下車。於是魚貫而下者。有旅客不下三十人。一出車站。即東西亂走。其中有一人作西裝丰姿秀挺。年約二十七。八。右手執椰木杖。神情優逸。左手似不甚便利。然望而

知爲一英俊少年。

既出車站。卽以杖招人力車夫。蓋此間多名勝。游山之客。踵趾相接。而多有藉車代步者。生涯亦不惡。車夫聞喚。卽趨前曰。先生將往何處者。語我可也。客曰。來此游山。先覓一寓所爲便。車夫曰。有。此間有臨川屋。佳客寓也。客試往下榻。必不以小人之言爲謬。客曰。由此間往寓所。車值幾何。車夫曰。路不過三里。惟崎嶇難行。客官正直。我亦不昂。值得小銀圓三角足矣。

客曰。可。惟我尚有行李數事。車小恐不足容。車夫曰。此需別喚一車。客微領首。車夫乃號召其侶曰。阿熊。阿虎。趣來。趣來。卽有兩健者奔至。乃以一車載行李。而比較略美麗之一車載客。一挽一推。疾負而趨。沿一小村而行。如鶯梭。織柳。無此捷也。

客固好談。乃一路與車夫互爲問答。曰。此間何產。彼夫桑田。畝畝想多飼蠶之家。一春所產之生絲。當亦非鮮。車夫曰。客官獨未聞麗娃鄉。宿爲產絲之名區乎。賁

繭香中。乃過初夏。邇來又有絲廠數家。營業愈盛。當蠶忙之際。我輩丁男亦須助力。客笑曰。不信。汝輩一雙粗糙之手。能繅此細滑之絲。車夫曰。客官莫相笑。此亦村人職業也。且客官叨叨問此奚爲者。得無爲絲商乎。

客曰。否。我非經商者。拽行李車之阿熊笑曰。我固知客之非商人。觀君態度。或且爲某學堂之教習先生。客曰。否。我不爲人師。我少隸尺籍陸軍中一士官也。阿熊曰。虎哥。客爲軍隊中人。何溫文。乃爾我憶吾村中李三兒。非亦入軍隊者乎。其狀乃令小兒見之而夜啼。阿虎曰。若不見吾鄉之孫文毅乎。當其初從軍時。貧困不能自存。及夫戰爭歸來。聞已得官衣服。亦甚煊麗。胸前燦燦者。不知所懸何物。迥非李三兒比。

火車站初見之車夫名阿松。至是乃曰。孫文毅歸時。聞已以軍功得保至軍曹長。胸前纍纍者。卽所謂勳章也。此人少時曾入學堂受教育。爲人亦謙恭有禮。惜哉。惜哉。客方靜聽。至是憂然而止。急問曰。何也。此人乃負傷耶。車夫曰。聞彼當日力

戰時亦曾負創。及歸里時，創病亦癒。五、六年前，近村有人家火事，渠率先援救。登屋而顛，以破腦死。鄉人感其義，資其葬事。故至今道及人，猶有憶之者。阿松曰：是也。此可爲我鄉之義人，乃破巢僅一孤雛而已。良可歎惋。

客曰：孫某獨無妻耶？曰：有之。距孫某之死，未及一年，戚戚之孀亦以病死。故僅此一雛流落村間。客曰：其兒年幾何矣？能任事乎？曰：乳名雄兒，年纔十二、三歲。鼻直口方，脫不落薄。人且目之爲將門之子。云：客曰：以理言之，其人未必無後。安知是兒暫時落寞，異日不奮發也？車夫曰：願如客言。又曰：我觀客官左手亦似不自由，得無亦以戰爭而負創乎？客微笑曰：然。當日在摩天嶺襲擊時，手足胸部均受彈創。幸未中要害，漸次醫癒。今猶得到此游歷也。

語時一路見山色重重環繞而行，翠黛撲人襟袖，流水潺潺，其聲清冷，似慰遠來之客，恐其寂寞而奏清樂者。微風拂袖，令人意氣爲爽。道中稚子鵠立爲禮。此青年士官舉目四矚，覺此邊景物在在足以滯人，已而乃入臨川屋，結搆頗精，入門

正中方懸一掛鐘。則恰在九點三十分鐘也。

此旅館主人爲兩夫婦。膝下有十四五歲之嬌女。及一扶牀初步之兒。待客周摯。有太古樸厚之風。邇時聞有客至。咸來招待。有女垂髫。常依母側。車夫乃卸行囊。則革囊數具。女主人私問車夫曰。客官何姓也。阿熊曰。試觀革囊上之名刺。便知我輩。日日以車御人。安能記憶得爾。許女主人笑讀名刺曰。金士荃。陸軍中尉。是矣。金先生請少坐獻茶。客曰。我此來以病體。故醫家言宜山居養疴。不知此間至白雲峰。需幾何路程。女主人曰。不遠。僅三里許耳。先生擬山居習靜。則敝舍有一戚屬家居山中。可爲貴客紹介。蓋此間游山者夥。常下榻其家。而夏日之避暑者尤衆也。

客曰。果爾則大佳。女主人曰。客官且少進餐。此間登山車不能達。當別以人荷此行李。俟飽餐後。以午後登山。弗遲也。客曰諾。乃啟囊出錢犒車夫。并額外加以酒資。車夫歡躍而去。少選。老主人出。則藹然可親。聞客爲金士荃。言當日摩天嶺一

戰。曾。於。報。紙。時。見。大。名。今。日。不。想。老。朽。乃。得。親。拜。英。雄。客。遙。謝。不。遑。主。人。乃。具。膳。供。客。穀。雖。不。豐。精。潔。實。無。倫。比。已。而。女。主。人。來。言。曰。今。有。一。小。使。可。爲。貴。客。攜。行。李。此。兒。雖。年。穉。而。體。力。良。健。碩。是。三。數。革。囊。者。負。之。而。趨。耳。客。曰。能。爲。我。荷。此。行。囊。者。卽。佳。初。不。問。其。爲。誰。也。女。主。人。曰。是。一。至。可。憐。憫。之。孤。兒。年。纔。十。三。齡。而。椿。萱。並。彫。常。來。此。間。欲。爲。自。食。其。力。計。我。哀。其。孤。露。恆。介。紹。於。貴。客。幸。是。兒。性。質。尙。佳。與。以。錢。從。不。爭。值。也。客。曰。如。女。主。人。言。此。小。子。良。可。憐。女。主。人。曰。然。且。客。未。知。其。阿。翁。亦。爲。有。名。之。軍。人。乃。以。援。人。於。火。而。自。顛。其。母。以。父。故。鬱。鬱。病。卒。今。僅。依。其。母。族。中。一。人。住。居。麗。娃。鄉。伶。仃。孤。苦。殊。足。令。人。喟。歎。也。客。憮。然。曰。是。兒。何。名。也。女。主。人。曰。孫。姓。國。雄。其。名。我。輩。咸。呼。之。爲。雄。兒。客。曰。得。無。孫。文。毅。之。兒。耶。女。主。人。曰。然。客。何。以。知。之。客。曰。知。之。我。願。見。其。人。也。

是。日。之。午。後。兩。點。鐘。白。雲。峰。之。麓。綠。陰。如。幕。中。有。兩。人。及。一。犬。一。爲。金。士。荃。中。尉。一。卽。爲。荷。行。李。之。孫。雄。兒。也。蓋。中。尉。自。臨。川。屋。午。餐。後。卽。拾。級。登。山。恃。雄。兒。爲。嚮。

導凡白雲峰之一草一石。雄兒無不視之。如故人。且能探幽搜奇。令人意滿。雄兒肩博而背廣。頤頤類成人。惟顏色略蒼。頭蓬蓬不治。赤其足。奔走尤捷。兩目黑如點漆。奕奕有光。衣服襤褸百結。如懸鶉。顧興致勃勃。殊不類寒乞相。中尉則心中思念此子。非長貧賤者。特以一有功於國家之軍人之子而落薄至此。令人氣短。白雲峰風景絕佳。況值春游之際。鳥語花香。風和日麗。似欲醺醉游人。斜陽一抹。與樹上桃花相映。而紅柳絲搖拽。又似含笑迎人。而雲氣山光。時掩映於碧陰之外。中尉一路行來。有雄兒指點勝迹。到此俗慮都蠲。沈疴亦失。背望夕陽。返射屋瓦。鱗鱗咸閃異光。行行漸至一溪。碧水一泓。清澈見底。岸上置石磴數處。以備游人憩息者。中尉略坐。卽問雄兒曰。若亦曾卒業於學校耶。雄兒曰。然。曾卒業於初等小學。高等科曾習一年。中尉曰。何故中途遽爾輟學。雄兒曰。椿萱見背。家貧無以度日。餬口奔走之不遑。寧有閒晷以求學。

中尉曰。可憐哉。穉子若今。依賴何人。得以存活。雄兒曰。今暫居外祖家。名爲外祖。

實則已。阿母之遠族伯叔行矣。中尉曰。老人待汝如何。雄兒曰。阿翁殊不喜我。每見必呵斥。隨之。我每日勞動所得之錢。歸必奉渠。以供彼沽酒之資。若吾阿父在日。當此年齡。必送我入村中學塾。今阿翁并不許我讀書。語時。淚落如斷線之珠。中尉曰。穉子良可憫。特除此老人外。乃無親屬。

雄兒曰。麗娃鄉尙有一遠族之伯父。當吾母沒時。曾一至吾家。與村長兩人爲我謀。栖託之方。乃出此策。我至其家。未及三日。卽遭敲扑。試觀我手上創痕。皆翁所爲。故余甚願得一噉飯處。爲人作苦。使早日脫離苦地也。中尉曰。穉子焉能爲人作苦。少年自張其肱曰。我氣力足勝成人。先生不信。試問臨川屋之主人。往者他人所不能舉者。我輒舉之。幸此屋之主人厚。我有客游山。恆呼我爲導也。

中尉曰。穉子於此白雲峰。想如溫舊書。一日幾遍矣。雄兒笑指其犬曰。詎獨我哉。卽此盧兒已爛熟此間山道。蓋我一出門。渠卽隨我行也。中尉曰。佳哉。犬也能售我耶。雄兒俯首久之。意似未肯。已乃曰。我亦未敢自專。此事當問之阿翁。中尉曰。

老人愛犬。未必甚於愛酒。與其蓄此狺狺者。無寧直達醉鄉之域。足以消萬古愁耳。脫能以此犬售我者。我願以五圓購之。特恐穉子不願耳。雄兒笑而不言。

兩人一路且言且行。見山上人家大半黃土築牆。白茆蓋屋。而中有一字。頗爲修整。有樓翼然。四山環之。雄兒曰。先生卽下榻此間可乎。是卽臨川屋主人之戚屬家也。其名曰對山館。此樓尤佳。顏其名曰環翠樓。上有名人題詠。恨我識字少。不解所云。中尉曰。此間風景絕佳。足資我一個月勾留矣。穉子辛苦。我當多與以錢。倘至山上當來我許。雄兒曰。敬謝先生厚賜。語畢呼其犬跳躍而去。一瞥之間。已不知所往。

對山館者。白雲峰新築數椽之屋宇也。室雖不廣。而結構頗精。此館之女主人。則五十許之一老嫗也。衣服修潔。見客至。極力周旋。俄而引至樓上一室。女主人忽諦視中尉曰。噫。若非金家少主。人乎。中尉曰。然。我姓金。姥何識我者。嫗曰。少主不憶耶。我曾服役於汝家。想老主人與太夫人均康健也。中尉曰。我憶之。其梅家姥。

乎。蓋梅家姥者。曾受傭於金士荃家。金故爲巨閥。乃父歷官至山東巡撫。爾時中尉方在陸軍大學。偶爾回家。歸覲父母。以學科未能稍曠。匆匆仍回校。故今日相見。幾不復相識也。

已而梅家姥。以其子經商。略有儲蓄。不欲其母之就傭於人也。故與臨川屋之主人爲姻親。乃築此室。以栖游山之客。而生涯良不惡。屋後復有花園。桑園。歲入良豐。軍事旣興。中尉遂慷慨從戎。摩天嶺一戰。以奮勇登先。乃受重創。今雖全癒。而體力尙未快復。經醫生之勸告。乃至此呼。吸新鮮空氣。以蘇病軀。中尉詳告以故。并言。老父已告歸林下。吾母亦清健。有時兩老人尙憶及姥。不知姥竟在此。享茲清福。今當呼姥爲女主人矣。此間風景旣佳。結構亦精。不信。老姥乃有此雅骨。從今吾輩以主客相稱矣。

嫗曰。老嫗何敢。今日天假之緣。幸得少主惠臨。足使輝生蓬華。至此間一切題額。則藉此名山之福。常有文人佳士聯袂來游。惠我良不細也。老嫗語畢。反身卽行。

以來此佳客。非常歡迎。步履甚健。自後觀之。似駝鳥之聳其背。乃出而呼一女侍。入市沽酒市物。又遣一傭持網向池中網取鮮鱗。作羹供客。中尉以得此佳地。喜不可支。作書告其父母。以令堂上二老之安心也。

第二章

雄兒既別中尉。即飛步歸家。幸此老人尙未洪醉。蓋老人一醉。雄兒即無倖顧。雖在醒時。亦曾未以好面目示此可憐之童子。凡小兒以健跳活潑爲當。今既伴此枯寂嚴冷之老人。又復不加以詞色。故一室之中。似滿貯陰森之空氣。令人一入其中。便爾不歡。雄兒高歌健跳一戾。家門興致都消。如入寒冰之獄。老人不敢口則已。一啟吻。無非詈罵小子。耽懶貪喫。實則雄兒自阿母見背後。幾同釋氏之。不血食者三數年。又何論三月不知肉味哉。薄粥一甌。佐以鹽豉少許。少年人方在發育之時。意嫌不飽。擬欲再添半甌。而老人兩目稜稜如蒼鷹之斜睨。先爲之氣懾矣。

雖在夏夜極短之時。光與夫冬夜極寒之氣候。雄兒必天未明而起。汲水挑柴。以及掃除揩拭。老人宿醒未醒。常以被蒙頭。乾嗽不已。則雜以詈語。夫兒童習勤本貧家之常事。然爲之親長。必加以獎勵之詞。以鼓其氣。今雄兒雖勞動逾恆。而所償者。仍此申申之詈。蓋足以慰渠寂寥。令彼歡樂者。僅此英國種之獵犬盧兒而已。是犬爲乃父所留遺。善識人意。雄兒朝夕與共視之。不啻一親朋也。

然以雄兒所依託之老人。如此吝嗇。寧能蓄此犬者。顧以雄兒當日來此。老人之家。卽有是犬。雄兒恆謂老人撲我。我所忍受。特不能虐待此犬。虐待此犬者。我必奔告村長。蓋村長者爲雄兒之父。執隱隱監督此老人。勿令酷視此孤兒也。

老人家在村中一小阜。門前有大池一方。垂楊披拂。雜以野花。雄兒跳躑其間。有時折柳編籠。持釣竿往釣游鱗。入市易錢。以博一飽。距老人家數十步。則有一茅屋。其處爲村中一苦節之婦所居。節婦朱姓。十七歲卽喪其偶。遺一女。名曼哥。曼母女作苦自活。其母藉十指以謀生。爲人縫紉洗濯。以覓蠅頭之利。顧內外清

潔教女亦以義方。

今歲曼哥已八歲矣。每晨必在竹籬外飼雞。漆髮覆額兩頰紅如林檎。衣服雖舊潔淨無纖垢。或加以補綴亦必端正。胸前常掛以雪白之胸圍布穀於地口作閣閣聲。卽有雄雞戴其高冠牝雞率其雛兒飛奔而至而家鴨三四頭亦且大踏步而來雞驚爭食曼哥則坐樹根觀之引以爲樂。

雄兒每出入必經其家。有時見曼哥早起飼雞旭日之光方透林表卽遙呼曰妹起早耶。顧曼哥見雄兒時時引避有時遙見雄兒來卽自匿於樹後。蓋雄兒爲武人之子不事修飾衣服垢敝蓬頭跣足初不厝意且生平尤好惡戲令人生怖而更足使曼哥望而生畏者卽此朝夕相依之盧兒也。

一日曼哥早起俯首倚於竹籬。雄兒遙見之仍呼曰妹早起耶。曼哥不答。雄兒異之趨前進矚則曼哥垂首而泣。雄兒念曼哥雖避我然終日嬉嬉有笑容或唱歌遊戲跳躍於草蹟之上。今奈何泣耶。因放却釣竿趨前曰阿誰欺負妹。子者哥哥

爲。汝。復。仇。曼。哥。搖。首。不。答。雄。兒。曰。奇。哉。腹。中。餓。耶。抑。爲。阿。母。所。答。耶。曼。哥。曰。阿。母。從。不。答。我。我。飯。亦。飽。食。久。矣。雄。兒。曰。然。則。究。竟。何。爲。在。此。啜。泣。曼。哥。曰。阿。母。病。甚。我。家。又。無。錢。可。以。延。醫。生。如。之。奈。何。

雄。兒。聞。言。顰。蹙。曰。此。却。大。難。事。且。阿。母。何。以。一。病。至。此。曼。哥。曰。三。四。日。前。人。家。請。阿。母。製。一。衣。其。人。急。於。他。行。願。倍。其。工。值。我。母。一。晝。夜。未。眠。感。冒。風。寒。遂。發。寒。熱。今。則。狂。熱。未。退。時。作。囈。語。且。苦。咳。夜。不。能。睡。腰。骨。作。痛。爲。狀。殊。篤。雄。兒。曰。是。必。延。俞。先。生。一。診。治。俞。先。生。麗。娃。鄉。有。名。之。醫。生。也。曼。哥。曰。談。何。容。易。我。聞。俞。先。生。診。治。一。回。需。出。重。金。貧。家。安。能。辦。此。語。時。淚。隨。聲。下。

雄。兒。見。曼。哥。之。泣。胸。中。益。不。能。忍。受。因。思。我。當。日。父。母。在。日。愛。兒。之。心。幾。如。汪。洋。海。水。全。傾。注。於。兒。身。今。日。我。父。母。棲。此。重。陰。我。之。伶。仃。孤。苦。依。人。爲。活。悲。慘。何。可。以。言。喻。我。已。如。此。倘。令。曼。哥。之。母。一。朝。辭。世。將。如。此。嬰。嬰。宛。宛。者。何。念。及。此。則。一。掬。同。情。之。淚。感。喟。於。不。自。己。乃。自。語。曰。阿。母。病。無。力。延。醫。此。正。大。難。事。恨。我。亦。愛。

莫能助。曼哥曰：「家中僅有數百文。阿母言將儲此爲數日之糧耳。」

此時雄兒沈思半晌，忽決心曰：「曼哥，我有五圓，可以假君。曼哥目注雄兒身上，百結之懸鵲曰：『哥有錢耶？』哥亦貧困，與我等耳。雄兒遙指其犬曰：『我固無錢，然將此盧兒賣，却可得五圓。』已有一先生許我矣。曼哥曰：『休矣！此哥心愛之犬，朝夕與共者，奈何以我故賣却？』雄兒拭淚曰：『妹聽之。我以少孤，萬分苦惱，良不欲妹再受此無母之慘。今使有人能助我救阿父者，我心感念如何？故我願助妹，令汝阿母早癒也。」

曼哥聞言，將向者厭惡雄兒衣服垢污之心，已拋撇入於九霄之外，直前以兩手徑握其泥塗之腕，曰：「如此，則謝哥。謝哥又急放手曰：『我往告訴阿母。』雄兒曰：『勿告母。告母，則母知我賣犬，必且弗許我。且挈犬往訪昨日許我之先生，得價再往延醫，生可耳。』曼哥喜曰：『佳佳！雄哥若去，此犬後如嫌寂寞，我家有雞有鴨，將去可也。』雄兒思雞鴨何能代犬，不禁破涕爲笑，然悲從中來，不能自己。乃曰：『妹少待我去。」